

魏叔子文集外篇

記引

記何始乎取足記其事始於史乎秦之有功德碑也以詩頌爲記陸平原文賦賦文詳不及記也至唐而體備後之言記者必曰柳宋以下議論勝矣

魏禧自識

魏叔子文集外篇記目

第十六卷

任氏大宗祠記

泰伯祠記

翠微峯記

吾廬記

新城縣學宮重修記

燎衣圖記

五真圖記

恨亭像記

孫豹人像記

經鉏堂記

敬亭山房記

白鳥紀事

畫貓記

元人標點五經記

瞿塘神祠記

尤展成像記

落落齋記

蓬園雙鶴記

重興延陵書院記

吾廬飲酒記

皆春堂記

白渡汎舟記

龍管記上

龍管記下

文木屏記

宛臯記

看竹圖記

有懷草堂記

重建平山堂記

洪武四年會試錄記

陳澹仙先生像記

楊仲子躬耕圖記

十二硯齋記

吳道行墳山碑記

揚州天妃宮碑記

重建法海寺碑記

重修金精山碑記

崇禎皇帝御書記

半山寺記

觀行堂記

一硯齋記

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之十六

記

寧都魏禧冰叔著 諸子世傑與士編次

○○○任氏大宗祠記

宜興任氏族居西偏之篠里自南宋迄今傳世二十
歷年幾六百代有顯人而大宗祠弗建十六世孫明
鉉病革以屬其子源祥源祥久乃得糾宗人爲之經
始於壬寅至丁未凡六年而成先是十五世景龍十
七世皞臣皆謀之弗就源祥乃與兄允淳叔祖尙友

魏叔子文集

記

卷十六 任氏

十

姪憬聚米百石子貸以爲權輿息旣饒族好義者視

力蠲三百金以下一金以上祠成源祥爲文述其事

貢云提綱

廟制祭禮宗法皆井井有條一準於古通以今所可

爲大故準古必通于今

行者於是再拜屬禋爲記以勒於石按禮廟制自天

子逮庾人皆有定數庾人僅得祭禰於寢其後推恩

集論貴戚自安公家制始

至於高祖後又推恩得祭其始祖然自高祖之父以

初而之祭自任

邇二世多或數十世百世其子孫蕃衍千億富且貴

論最痛楚

而春秋不祀幾等於若敖氏之鬼仁人孝子怒焉痛

心故雖以聖人之禮時王令典所不許而世之悉奉

遷主設位以祭亦本之公家禮之文也
其始祖以下合食於廟者在在皆然其賢者循而行
之不以爲過然則士庾人之大宗合祭先祖固本心
所不容已而所謂緣人情制禮禮以義起皆可通其

廟制

意任氏廟始祖居尊而先祖祔食者兩旁稍降皆南
向配享者以德與爵與功論東西向次則別祭於樹
風堂又有錫類堂者以及族衆是雖非禮之常經然
亦可謂厚而別矣或謂如是則貴賤無等是不然天
子諸侯皆各爲一廟故五廟七廟貴之中亦有其等
士庾人設位合食於一堂未嘗僭廟制也或又謂天

子諸侯親盡則祧何有於士庶人夫天子諸侯皆有

祭禮

祧廟有祭而士庶人遷主既埋若不復設位以祭則

與棄祖而絕世者同矣棖棟之制俎豆之數獻祿之

文皆足以明等威防僭越而顧必禁人之祭其先祖

另提宗法

乎禘故以任氏爲無背於禮也任氏宗法有八一日

宗子以主祿獻二曰宗長以定名分三曰宗正以總

綱維四曰宗相以揆禮義五曰宗直以資風議六曰

宗史以掌簿版七曰宗課以筦錢穀八曰宗幹以克

幹辦而養老卹孤獎節勸善勸學勸農助婚助喪濟

荒扶患賑貧其法將次第舉焉是舉也源祥彈厥心

力慎終思復上稟於長下詢於兄弟子孫乃克有成

舉數百年之曠缺而允淳憬尙友葆雄繩隗繩延西

邑有勞績甚大法皆得書其他義輸者別有目錄之

碑陰焉嗚呼世之人不知尊祖敬宗而宗法之亡也

久矣人心風俗之邪正天下治亂莫不起於門內故

宗法兼小學說也不立小學不興而欲人材衆多天下長治必有

也誠能舉任氏法風之天下天下其將庶幾則豈惟

一姓之幸任氏子孫世世念之哉

賀天石曰時祭祭四親合食祭遷主兩不相碍丘
文莊儼併祔四親於先祖任氏廟則以世遠位多
難以成禮故爲等殺之法皆所謂禮以義起得叔
子發明有裨世教不小文之高古直逼昌黎
張古迂曰文以法勝如大將御軍偏裨以下悉稟
節度而氣勢縱橫所向如意

○○○長林里泰伯祠記

歙縣之長林里吳氏聚族而居新有泰伯祠吳君益明與其弟之子榮第所建也先是吳氏祖遺泰伯畫像歷代並著璽書相傳天下有六長林吳氏得一焉榮第之父幼符更命工斲木搏土按畫以像幼符又走四方博訪子姓散處者聯叙世次爲譜謀建祠奉像因以合其宗人而早世弗克就死乃屬其兄與子祠成榮第謁予爲記惟泰伯之讓孔子稱爲至德其後以季子之賢世不能無譏獨是泰伯無子仲雍有

子季簡天下吳氏皆仲子孫乃咸祖泰伯祠祀者所
在而然何哉豈以伯至德爲聖人所稱慕於其名而
祖之抑仲子孫君長吳國千有餘年其食報最長而
伯以至德無子後人祖而祠之亦天所以報善人與
然吾于是蓋有見于古人兄弟之義也泰伯仲雍兄
終弟及各爲兄弟而情同父子伯子仲之子爲世父
世父與父所殊不過尺寸之間漢疏廣受燕居相告
語猶有父子之稱焉後世不明此義世父叔父僅虛
名相奉而真意消亡仕宦之家至有弟建祠祀祖父

其子孫奉弟以配食而兄不與一廟之中弟蔑其兄而父絕其嫡者且夫泰伯讓而仲雍不從則國非季歷有也伯讓而仲卽讓伯逃荆蠻仲卽逃荆蠻兄弟孝友無間雖其形體如一人之身又計伯仲之卒在商盛時商人弟及于禮尤篤其後子孫亦遂忘伯之無子與其姓之蕃衍在天下者實仲之祚胤故相率祠祀泰伯羣然祖之而不以爲怪是祠也蔽志于幼符經始于孟明成于榮第某歲月榮第更丹牖其像冕服裳舄戚庀以妥神靈而記諸豐碑榮第少年能

承父志終世父之事蓋不失吳氏孝友家法又于祠旁建別屋祀其父使後世子孫無忘祠所由肇皆盛事也遂不辭而爲之記

越辰六日從兄弟一體處發明相祖之義自是特識至論非回護也中間插出天報善人一語與至德之嘆更相表裏

涂子山曰惇雅深厚不設議論波瀾之態真維風善俗之文

○○翠微峰記

翠微峰距寧都城西十里金精十二峰之一也四面
削起百十餘丈西面金精者蒼翠袤延如列屏東面
城大赤如赭中徑圻自山根至絕頂若斧劈然或曰
長沙王吳芮之所鑿也張麗英飛升蓋卽其處相傳
自上古來無或登而居者歲甲申國變予采山而隱
聞邑人彭氏因圻鑿磴架閣道句于山之中幹辟平
地作屋其後諸子講易蓋所謂易堂者也予同伯兄
季弟大資其修鑿費丙戌春奉父母居之因漸致遠

近之賢者

先後附焉

山左幹起西閣平石建木簷牙窗戶欄楯出雲木之
半右幹作橫屋東面大江城郭歷歷東南隅閣之廠
構草堂阻石爲池蓮華滿其中曰勺庭予獨居之環
屋樹桃華彭子躬菴詩曰雲中蓮葉秋池艷天半桃
花春井香蓋謂此也山前後各有並石如桃實皆曰
雙桃石自易堂郎門經高柳度方塘北循左厓亂藤
幽蔭數十步有泉從石罅出味清冽秋冬大旱無絕

處云是山
中最高色
事亦是文
中最高處

流渚以爲井而後之桃石當其缺故謂之曰桃井加
露板爲汲道行人望之如雲中壬辰秋土賊四起彭
氏屬于賊諸子去之彭氏遂據諸財物因以脇諸子
于是邑帥遣人謀誅之詭而登彭氏衷甲飲之顧謂
其人曰吾嘗笑荆軻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自尋
誅滅豈不甚愚哉其人笑不答旣與爲觀要害地因
左顧遂發匕首搤其喉据石磔首碎之復還飲所取
二佩刀去山遂墟明年伯子歸自廣卒復之諸子之
數處者咸集以謂彭氏旣當罪功不可滅乃祔而祀

諸社凡登山左自金精右山塘至者皆經前雙桃石

連北至山門緣圻上磴四十餘步穴如甕口登者默

從甕中出側身東向僂行十餘步又直上百十磴日

鳥谷谷如陶穴鞠躬進之上穹隆如屋架樓其中矚

蹊徑眺城邑爲守望焉又上數百步梯磴相錯凡數

絕乃至于頂蓋此峯迤邐竟里旁無援輔自下仰之

如孤劍削空從天而仆上則岐而三之中高右縮左

展結屋者必山翼山中灌木鬱勃陰森見者疑有虎

豹然自猿狖飛鳥而外則皆不能至焉庚辛間有

以
尾
致
述
出

北善兵者至門而窺去謂人曰就使于甕口徹其關
使三尺童子折剗而守之雖萬夫誰敢進者先是豐
城人數百里來覓躬菴間關山下遇樵者指之日從
此登客笑而怒曰此豈人所到耶遂竟去壬寅三月
伯子將北行畫圖于扇命予記其略或曰此山名石
鼓峰也土人以其東面赤群呼曰赤面石躬菴舊有
記特詳

陸水修曰奇地奇事奇文此等文唐人以下不能
作

魏叔子文集

卷十六

八

其健齋曰寫登山處文中有畫

○○○吾廬記

季子禮旣倦於遊南極瓊海北抵燕於是作屋於勺
庭之左肩曰此真吾廬矣名曰吾廬廬於翠微址最
高群山宮之平疇崇田參錯其下目之所周大約數
十里故視勺庭爲勝焉于是高下其徑折而三之松
鳴於屋上桃李梅梨梧桐桂辛夷之華蔭於徑下架
曲直之木爲檻墜以蜃灰光耀林木客曰斗絕之山
取蔽風雨足矣季子舉債而飾之非也或曰其少衰
乎其將懷安也方季子之南游也驅車瘴癘之鄉踰

不測之波去朋友獨身無所事事而之瓊海至則颶風夜發屋臥星露之下兵變者再索人而殺之金鐵鳴於堂戶屍交於衢流血溝瀆客或以聞諸家家人憂恐泣下余談笑飲食自若也及其北游山東方大饑饉民十百爲羣煮人肉而食千里之地草絕根樹無青皮家人聞之益憂恐而季子竟至燕客有讓余者曰子之兄弟一身矣又唯子言之從今季子好舉債游達達無故衝危難冒險阻而子不禁何也余笑曰吾固知季子之無死也吾之視季子之舉債冒險

危而游與舉債而餘其廬一也。且夫人各以得行其志爲適。終身守閨門之內。選栗趨趨。蓋井而觀腰舟而渡。遇三尺之溝。則色變不敢跳越。若是者。吾不強之適。江湖好極山川之奇。求朋友攬風土之變。視客死如家死。亂如死。病江湖之死如衽席。若是者。吾不強之使守其家。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夫若是者。吾所不能也。吾不能而子弟能之。其志且樂爲之。而吾何暇禁季子爲余言渡海時舟中人眩怖不敢起。獨起視海中月作乘月渡海歌一首。兵變閨門而坐。

作海南道中詩三十首余乃笑吾幸不憂恐泣下也
廬既成易堂諸子自伯兄而下皆有詩四方之士聞
者咸以詩來會而余爲之記

涂宜振日記吾廬只數語通篇却全寫季子生平
胸次文字便活脫不羈其着眼着手處別有懇到
慎勿作逍遙游齊物論看

丘邦士曰此夕之妙寫季子意全不着慷慨磊落
意見文字亦全不爲活脫不羈只語語真到而徒
着一志字并不指悉志何所屬余嘗謂世八稱左
傳文字高深若山水左傳高深處三千字不看見
得左傳高深處

○ ○ 新城縣學宮重修記

古者天子諸侯建學以教士。因祭先聖先師於其堂。其後天下州縣皆得建孔子廟而學。或廢。又於孔子廟傍作學舍。居生徒。相誦習。講課。至今數百年。仍其制。特所爲學者。僅存其名。而古者教士之良法美意。與其文具。則一無所與。蓋教化不興。士之不出於學也。久矣。然且崇其貌。嚴其祭祀。使有志之士。一嘗咨嗟慨慕。因以上求乎建學教士之義。則所以存千百於什一者。猶有其具。及其凌夷。舉所爲孔子廟。視其

朽頓荒蕪若唐肆之不足介意士心蕩然無所繫屬而古學校之意將盡漸滅而不復有所存嗚呼是誰之咎也新城學宮圯久而不治邑大冢宰涂公國鼎憂之時方繕城命其子曰他日無廢命邑旣被兵官益圯東西廡以下盡虛歲春秋俎豆無所布有司掃地以祭於是己亥閏二月公少子斯皇偕其兄子大諒大誅大訥修舉之秋九月工成又十一年己酉寧都魏禱來授徒得瞻拜堂下邑君子言曰涂氏克世其德功在聖人之廟然不自有其功吾黨春秋承祀

不忘敢請子爲文勒諸石禧乃再拜言曰自世教既衰釋老之徒汎濫於天下蓋數千年矣而釋氏爲絕盛大江以南風莫靡于吳浙吾豫章則建昌之新城三里之城梵宮浮圖鱗次斥地幾三分之一蓋福田利益之說入於人心沈浸堅固而不可解學士大夫率借徑孔孟取富貴其後得志不得志則俱罪倖福利皆逃而之釋而井里細民相觀勸成風俗不可禁止求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者固難其人新城郊南有赤溪爲宋李觀讀書處禧少讀觀袁州州

學記愛其文明，○借○袁○州○揚○泰○氏○唱○三○嘆○有○自○所以教人。臣人子者，甚篤邑君子。
於其文誦之久矣。○司○情○懷○之○處○然當時官府倡議經營於上，吏督
成於下，踰年告成，觀猶重其事，爲之記。余氏當世之
極流，以先公命竭一家之力，不七月而舉之，視袁州
爲何如？而邑君子久不忘其功，則又因是以求古者
建學教士之義，是役也，寢廟率舊制，益廳廡，易柱棟
之壞，因戶維新建，廡門加弘，楹焉木石，甃墀易柱，棟
費白金之兩，以十計者凡一百有五十。於是相材鳩
工，早夜勤事，不怠，則大譔功尤著云。

朱秋崖曰文具大原委却極擺脫常套感慨
深厚言外無窮

○○○燎衣圖記

光武燎衣圖唐吳道子畫友人程邃得之新安僧漸

江邃字穆倩博雅能詩攻書畫好藏古人名跡此圖

尤有神理畫人八馬一驢一牛二犬一大石立若闕

者二一茅亭樹葉脫枝槎枒高出亭上者二亭內三

人并釜竈雜器亭外五人大樹一在亭前右倚石一

倚亭後前樹下二牛互臥石後立驢見頭頸有黑犬

半出咿咿張口吠左立人亭外五人左一帶劍服弓

箭牽馬立石下旁刺二旆卷其帛右三面兜鍪出石

背亦見劍鐔矢之羽。弓簫亭內三人短項隼鼻要殺

方左膝踞地下手厝薪吹火者一人。鄧禹兩手奉麥

飯向釜間來豐願者一人。馮異一人光武帝勸身燎

衣背胡床向火立細視亭屋內又二人從壁柱間窺

各見半面光武帝豐願隆準大耳高額微髭須纈髮

翬端從際額目光澄渟不耀其武伏波將軍所謂帝

王自有真信與左壁上有更始日曆下壁泥落見編

竹茅亭烟突出屋脊北風斜吹烟穗拂高樹枝想見

于時寒冽通幅周尺從五尺有奇衡二尺五寸所画

從來言異士之所未及

再提叙

于、入、人、外錯出二人

特書

一字妙

又總叙

縱小面

人物大足布、置、工、史

人皆長尺有三寸四寸牛馬稱是樹木大徑二寸八分亭柱徑一寸三分穆情云漸江蓋名諸生世變棄妻子爲僧更以畫學名言此得之新安吳氏也予季弟禮嘗經光武村作詩予讀之慨然今覽此圖不勝歎息呵凍書此辛亥臘月朔日易堂魏禧揚州記

朱錫鬯曰不意昌黎画記後更有此作及孫像記他人無此胆力妙在筆筆變化無一雷同處

錢梅仙曰處處細碎叙寫却鈎連繩貫成一大片段須看其着意處有着意之妙不着意處有着

意之妙着意處如画龍點睛不着意處如頰上三
毛若徒以昌黎画記擬之猶未知其深也至結處
忽入感慨又動人千古悲涼

○邵子相五真圖記

邵子命梁谿生圖其像凡五變屬予記之人不變者
心然唯心能變境故意之所造則無求不得其意西
方之書曰思踞縣崖足心酸澁談說酢梅口中出水
二柱曰內想大火久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知
此說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且夫

一人之身

意至而境變境至而形變雖倍五至于十遞至百千
萬億而且何有焉邵子高才工文章有用世之志爲

遺世之想以讀書始而將以逃禪終其一

殆冒赤纓坐大石左

手展卷右手着膝上听然而笑梧陰覆之修竹環其
旁水淙淙循竹間去曰展卷圖其二披襟搖羽扇坐
大柳樹下左手反据樹根一童驅黑牛過其前水田
中白鷺三一飛去二掠波欲下曰課耕圖其三戴淵
明巾棕屨布袍支方竹杖向丹崖疊嶂間行曰游岳
圖其四坐小漁船簞笠持竹竿一手自然須眼着釣
絲船尾隱汀蘆中蓬繪施幔幔中見書帙茶具曰垂
竿圖不作洞庭煙水蓋邵子青門圖間溪汀也其五

爲頭陀形、跌坐山巖下巖上、翠藤、青蔓、纏絡、拂綴、藤花、簌簌、欲墜、曰蕉團圖

陳椒峰曰嘗撼昌黎畫記一結不稱全文之古如此格力真爲過之而用意處更高邁絕倫

○○偃亭像記

此偃公也。像之者誰謝文侯也。誰記之易堂魏叔子也。魏子見公九年也。往見于西湖淵乎。若泉也。冥乎若雲中之鴻也。後見于揚州軒軒乎。若鴻翥沛乎。若泉之流也。然而兩見之也。則皆僧幅巾上衣下裳。朱履也。誰像之。公之子汾請于文侯。像之。魏子曰。公志也。或曰。僧曰若是焉。僧也。神穆然而清然。而秀發于外。燁々然。誰使記之。汾請記之。汾也。知句公著書布天下。天下曰。西陵名士徐世臣名士。何以僧也。僧故

新刊子文集卷之六
名士故記之也。魏子見公九年也。

應嗣寅曰：不以梵語作頌，但贊世臣之爲僧，得立言之妙。

沈朗思曰：淡宕中有深意。

○○孫豹人像記

墨所加縱六寸。衡八寸。有衣有裳。有幅巾。有帶有履。
有大銅孟。平底闊中。而巨口。有杯。有高木杯托。有盤。
磁達且蹲。有安石榴。有桃桃三實。榴二綻。其衣子齒。
齒然皆有綠葉藉於盤中。孟有長瓢。見其柄。右肘露。
加孟口。手握柄袒胸而笑。白須胥疎。振動目眈眈視。
木托上杯。左手拊膝。膝左豎右膝。衡屈。狗地坐。朱履。
裳所不掩者。頭三分加一。裳色薄青。衣形氅。衣白而。
青其純幅巾色。視裳淺類絹。見短髮。大銅孟深碧雕。

至四真

善用少者

以下衣氣至再至一

文疏有環杯磁白木托朱色實榴桃盤類杯杯孟居
右榴桃盤居左身倚孟正面而身右歆帶左委自巾
放履高數盡於縱是爲灑堂先生像其腹皤然孟所
有人不得見也吾見於飄於杯皤然其腹所有人不
得見也吾見於目眉鼻口須髭巾衣帶辛亥立夏日
易堂魏禧記

汪舟次曰從昌黎畫記變出一格畫記人物
多故文以整齊明白爲難像記人物少故文
以錯雜紛複爲奇亦古人所論建都衢巷曲

直法也○澆堂好飲酒以詩名天下三十年
此文不着一詩酒字并無一之字助語特特
見奇

劉彥度曰文在儀禮考工之間句法於突拙
中極變化之巧

○○○經鉏堂記

崑山葉文莊公

名盛

有賜第在縣治東七世孫九來於

其東偏更堂焉榜曰經鉏表先志也按葉氏自唐宋
來多顯人入元子孫隱居耕且讀書至文莊始以尚
書顯人比之兒寬昌言大業載在史冊爲正統景泰
間名臣葉氏遂世治尚書仕宦顯名天下閔子馬曰
學猶殖也葉氏之爲殖多矣然其先世自至元以還
豈其力世世不足致仕宦蓋治經者貴明經意不必
盡如寬以尚書致通貴用經術緣飾吏事乃足明治

經之效人言葉氏先世以鉏爲經季世以經爲鉏九來名堂其指得毋有是而余與九來則又皆幼治尚書九來好學能文章早歲起名譽於經尤無不究予嘗疑武王克商式商容閭釋箕子囚封比干墓舉逸民善人是富獨於伯夷叔齊無聞焉孔子曰民到于今稱之上不及天子中不及公卿大夫豈叩馬之諫非忠非孝之譙詈固有由然而直道獨在草野歟此後世賢人主所不爲而謂武王爲之無是理也箕子殷室至親乃爲武王陳洪範則又何說周以農事開

國。幽。風。之。詩。三。致。意。焉。周。公。作。無。逸。以。告。成。王。一。則。曰。知。稼。穡。之。艱。難。再。則。曰。知。小。民。之。依。故。農。民。苦。樂。之。故。賦。斂。之。輕。重。天。下。治。亂。安。危。之。本。也。然。後。世。急。徭。役。嚴。刑。重。征。以。困。苦。其。農。民。而。天。下。亦。幸。苟。安。而。不。危。自。漢。唐。以。下。時。或。而。有。豈。聖。人。同。道。同。事。之。言。有。時。而。不。信。歟。九。來。

世傳尚書自文莊

公。以。來。必。有。其。說。而。九。來。又。告。予。曰。吾。遭。時。註。誤。行。將。退。耕。於。野。以。希。先。世。之。志。余。因。九。來。之。請。爲。記。更。願。有。以。質。九。來。使。報。余。也。

歸元恭曰帶經而鉏成語舊事從而論世談經旨義遂淡又妙蘊藉不露

徐禎起曰通篇俱架空立論洗脫一切凡腐然空處皆有指歸須得其語語著實處

○○○敬亭山房記

登州姜如農先生有別業在吳門曰敬亭山房敬亭者宣城之山也蓋先生以直言忤旨廷杖詔免

死戍宣州衛未幾國變先生曰吾不可以歸也轉徙浙東久之僑吳門得故相國文文肅公園居之日我宣州一老卒君恩免死之地死不敢忘遂以敬亭榜其堂云當崇禎季年先帝焦勞銳于爲治臣下不

稱任使負

上意

上寢疑羣臣不可信而言路是

非賢亂一二直言敢諫之臣又多議論失平或迂踈

無裨實用。上數有貶斥疾威之下，罰不當罪者有之。從古偏聽生奸，誅斥諫臣者，往往至亡國。先帝不幸國亡，人每追咎于斥諫臣之故。然其得失要當分別論列，不可徒徇君子虛名全歸其過。君父先生同時有名臣，亦嘗論時相退而補牘，與面奏語前後不相蒙。上震怒以爲欺罔，幾抵極刑。是以持兩端得罪。

其事與先生不同。而國亡後猶悻悻然不能釋其懟怨。先生蓋不僅加人一等矣。先生抱膝讀書山房中，不與世事者三

十年有二子甚才教以古人之學予至吳慕其義先
謁先生而先生油油然和且直又若未嘗身之爲忠
節然者予因歎近世士大夫登巍科躋顯仕則德其
座主與主爵之吏稍有降黜則怨君父至遷謫外地
乃悍然敢不之官而大吏且以賢能稱職首登薦疏
雖世所稱賢者亦不免嗟乎天子可貴人不可賤人
可予人不可奪人也善則歸己德則歸他人而遇與
怨則歸君父臣子之用心當如是耶先生名塚中崇
禎辛未進士令儀真以最擢禮科給事中。山房故美。

林水前此爲文肅公蒞圃又前此爲副使袁公祖庚
之醉頴堂三公者皆賢人吾將比柳子之賀丘遭也
遂因仲君實節之請爲之記

歸元恭曰平心核實之言至中至正非苛論君子
亦非曲護君父也而文之格力亦高

○○白鳥紀事

吳方漣御史有先壠在歙西新安山。葬百餘年無達者。葬師皆曰不宜貴人。然壠上多長松。望之鬱然。辛卯春。白鳥數百忽集松上。狀類鷺而小。或曰雀也。松頂若積雪。鄉老以爲不祥。童子每持竿驅之人。或仰投石擊松枝。折終不去。益多是秋。方漣試浙江中式。明年成進士。于是人皆曰白鳥祥。而葬師更盛稱是壠爲吉壤。及方漣司理西粵。白鳥漸散去。里人私相謂五嶺瘴癘地。司理君恐不生還。耶。庚子春。白鳥又

大集未幾方漣以卓異取御史魏叔子曰白鳥之兆其信耶其偶然耶然且至再則信也人或疑其不祥或以壠不宜貴人人之智固不若雀哉或曰吳氏先世有隱德故雀兆于壠或曰方漣孝克念其祖故雀兆于壠或曰雀白色子孫當爲清白吏楊震先世以雀貴其壠致大鳥惜不載鳥羽何色狀且類雀否或曰古雀爵文通魏尚曰爵命之祥故雀兆于壠

朱錫鬯曰布格以拙處見致而文情恂悅如高林雲烟形態不定

附錄

吳方連侍御以論事亢直聞海內自言得雋之年有羣白鳥集祖墓上庾子鳥復集遂拜御史或曰此祥也寧都魏叔子爲文紀之夫災祥之說儒者所畧況禽鳥尤物之至微者乎余獨怪當方連爲諸生時落落然與疇伍無異及有言責矣其言或聽或否猶未能盡見之施行世幾莫有知方連者而鳥則知之何耶士策名登顯仕非難抗概任天下事爲難故策名登仕世之所謂祥而實無當於感應之數若方連之所立如此則雖欲指白鳥之非祥豈可得歟

鮑構李曹溶跋

○○畫貓記

壬子六月宿與日並直危俗傳二危合畫貓鼠輒辟
去吳中王忘菴故工是宗人石園自崑山買舟來乞
畫畫成予適至屬記之豎尾側首聳身左顧而攫兩
目光橫橫射人貓類虎禮迎貓除田鼠並虎視近世
貓失其職與鼠朋爲奸食主人之食不除其害又益
害焉不虎而鼠矣邳都寓像邊人不敢射似固有勝
真者抑忘菴志在除害畫有神不以日與是日也予
亦索忘菴畫石園記之

王鼎中曰諷刺刻淡文多轉折而無迹筆力最高

○○汲古閣元人標點五經記

常熟毛君辰

字麟季

承其家學好搜輯古槧本考訂討

論正世本之失嘗悼五經爲萬世文章之祖古聖賢
道統治統所寓而字義訛錯章句倒置莫由考定於
是頓首告先聖願得五經古本訓正世俗未幾得元
板春秋胡傳於書賈丁氏已從錢君願得元板詩集
傳從馮君班得元板易傳義從陸君廷保得元板書
傳輯錄纂註而禮記舊本求訪百端終不能得久之
之震澤葉君樹蓮所見架上有舊書隨手抽覽則元

板禮記集說也然止八卷餘悉逸去屢乞以歸且喜
且恨於是更頓首告先聖願得禮記之闕者後以語
何君畋畋云曾見陸君貽謨有禮記舊本亦殘缺貽
謨展外舅貽典字勅從弟也展欣然立折柬往索之
來則適合前書九卷以下標識皆出一手於是五經
咸具展募工補綴裝潢以五色紙分護五經既成肆
兒以拜先聖此處人先世法妙字子晉號潛及告其先君晉自是每歲元旦
設先君遺像則必陳五經而拜之蓋展先君博雅好
古多藏古本書所自校讎剞劂之書精工絕天下

下所稱毛氏汲古閣書是也。展其季子云：壬子九月
禧從虞山訪展，出藏書相示，自盥手捧五經置几上。
日展不肖，不能繼先人志，獨得此藉手報先人。若有
神焉相之者，願子屬筆記之。因隨手指示毛詩、經文
與世本不同者三十三字，嗚呼！五經○波○瀾○頓○挫○列學宮爲三百
年教士育才之本，士功名於是乎出，而訛謬苟且沿
襲相踵，不知其非一經之誤，至三十三字，況其他諸
子史百家之書，非朝廷所建，置海內戶誦而童習其
訛謬，又可勝道哉！書傳纂註有至順壬申二月吳壽

民識云尚書標點王魯齋先生凡例朱抹者綱領大
旨朱點者要語警語也墨抹者考訂制度墨點者事
之始末及言外意也大略與四書標點例同詩集傳
亦墨朱標點易傳義黃朱有元人印記後入袁氏有
五印又傳馮班辰云班字定遠與先君子同執經於
邑魏叔子先生名冲之門有馮班印以世誼遂贈此書
禮記集說亦有元人標題按三經標點三經號小皆類黃魯齋
先生義例魯齋名栢金華人博學精義以古今自任
德祐間賜謚文憲天下學者宗師之所閱書多手摹

戶識諸經咸出其本理亦固然獨春秋胡傳用筆五

拆入春秋

色點抹以左氏公羊穀梁傳標於上視諸經尤工密
禧反覆其五色殊例處了不能得識云至元三年後
丁丑秋八月七日陳留邊子昌手整於姑蘇鄧明仲
家塾有邊氏印記展云先君子於天啟中得宋板胡
傳亦五色筆閱例與此本同宋板序後有論名諱劄
子進表及綱領類例等十三番爲此本所無悉倩善
書者摹寫補入標點出魯齋與否未可知要於此想
見古人窮經之學致精極研不敢鹵莽如此禧惟展

少年窮經志尊往聖詔來者卒得畢所願而此書傳
四百餘年。屢經兵燹。幸存不毀。以至於今。又獲全書。
標點如出一人。蓋亦天下之神物也。末世多故。後此
流傳聚散。都不可知。禧故纖悉紀載。不敢避煩冗。用
以示後人。彰暴之志。屢又云。近見元人史○漢○附○傳○法○又○與○吳○錄○臨魯齋標點
○妙○合○四書在泰興季御史振宜家。款例與五經同。云寧都
魏禧敬記

陸勅先曰。有開有闔。有詳有簡。叙事議論。間出觀
其通篇。間架分扇。合筭處長短大小。斤兩悉稱。自

是造凌雲臺手

錢梅仙曰絕無五經鋪叙套語又須看其化五段之板處筆法高老

○○瞿塘神祠記

瞿塘神祠者不知其名所自居人戈氏世奉祠者也
常熟縣東南三里有戈莊戈氏聚族居之毛君子晉
實其出將葬父虛吾公毋戈孺人以筵簞請於陳司
徒之神其繇曰還歸毋家初毛君卜地數處塋師或
言戈莊背山面湖吉者君至是爽然曰神告我矣然
地皆居人君間以情試之戈氏曰吾黨素德虛吾公
公又吾出當徙居以成君孝毛君乃別營居舍視
故居有加既成操舟携尊酒餽餽而送之酬其地以

十倍之直。戈氏大喜曰。甥固厚。毋家人既塋而瞿塘神無奉祠者。君惻然曰。以我塋親故。廟不血食。神其謂我何。於是新其祠。勅子孫世世祭墓者。先享神而拜。虛吾公毛君卒歲久。祠漸堙。君季子黼季念先人孝。思不可以替。更謀修飭之。立石示後人。請記於予。予惟世俗背義。遂福有生。不養其父母。死不祭其先祖。而於鬼神祠廟。則拜手搏頰。膝行奉牲。禮若惟恐其不歆。嗚呼。使神而聰明正直。非惟不享其祀。抑將降以災。安有神而福不孝不弟之人者。毛君篤瞿塘。

之祠凡皆以孝其父母也而黼季又能推父之孝以
貺於神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毛氏子孫其克念
之不可以怠是爲記

錢梅仙曰以孝字作柱推本毛先生篤行是有關
世道之文

陸勅先曰寫出淫祀一段喚醒愚人煞是吾儒務
民敬鬼學問

○ 尤展成像記

巨桺蔭其上。竹環其左。湖水演漾澄渟于其下。則有偉丈夫科頭跣足。踞石而坐。觀童子垂釣。釣絲沉水中。竹竿嫋嫋欲動。若魚觸餌。彼丈夫者得魚不喜。不得魚不怒。目睽睽若有所思。丈夫者誰。悔庵尤先生也。悔庵曰。吾嘗從政烹鮮之義。吾聞之矣。陽鱉吾棄之矣。如山之驚。運海之鯢。彼童子者嘗得之。而吾且以閒廢也。吾之齊物也久矣。吾視吾才名若冠履。然可委而蛻也。坐石臨水哉。軒悔庵自作水哉軒記。翠

微魏禧作悔菴像記

宋旣庭曰寫生處不難難在意思含蓄處味之不窮

○落落齋記

江陰李忠毅公有賢子曰膚公嘗刻公文行於世題
曰落落齋集蓋公所自名其讀書之室以見志者也
屋三楹潔樸無華前墀方二丈立石數莠植桐杜鵑
數株白公爲諸生讀書于此後公劾逆璫詔獄死膚
公方九歲奉遺命厝櫛齋中夫公之神靈安此久
矣考公生平于世多落落難合自諸生歷官侍御史
皆然不獨劾逆璫一事小人于世毀方求合遂至無
所不至孔子進以禮退以義伊尹非義一介不取與

伯夷望望然去之。狂之寥寥。羽之踽踽。京京孟氏之
器器。皆是志也。世之工鄉愿。苟且偷容。動以桮下惠
之油油爲口實。獨不思三公不易其介。爲士師三黜
非落落。其孰爲之。予生晚。不獲見公。幸因膚公請叙
公年譜。壬子九日。又同吳霞舟先生之季子公及訪
膚公赤岸。得信宿。此齋肅然。如臨神明焉。古之名賢
見其遺器。敗履所偶。一經過。觴詠之地。猶爲之徘徊
戀慕。慨然于九原之可作。况交其子而起處其讀書
棲魂魄之地。孟子曰。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其無愈于

聞風之興也歟。膚公當國變棄諸生性疎懶不治事而獨好學以詩文自娛入其齋書帙縱橫凝塵滿席膚公方吟哦不輟余以膚公之爲子殆無愧是齋者于是復因其請爲之記

周子潔曰發揮落落之義多篤論可味末段又足當膚公一小傳矣

○蓬園雙鶴記

鶴千歲而玄又千歲更白故禽之壽者黑曰烏白曰鶴仙家多騁鸞控鶴之說故鶴尤貴吳門申最菴先生家有閣曰來青閣前後有松有石有藥闌曰蓬園歲戊申有大鳥翩然降於南除羣笑而譁曰鶴也鶴也明年己酉先生八十初度月在仲春閣之後復一鶴來止而不去蓋一雌而一雄客共驚曰此壽徵也天命之矣又三年壬子寧都魏禧來吳門聞斯事既得交於先生退而歎曰鶴矯神潔清雖處闕闕翛然

有山林之致。先生以長者。皎皎之節。世無所緇其羽毛。物實以類應。豈惟徵壽。吾又聞先生大父文定公。當明農時。治第吳趨。鞠二鶴。每燕客。則二鶴迎於門。坐定。酒行。則展翅共舞。和鳴久之。下階而就食。何鶴之多異也。文定年五十七。致政。家食者又二十四年。而大司馬大參公皆年踰八十。申氏世多壽者。則以雙鶴徵先生之壽。亦宜。

金孝章曰。前後敘致古雅。中間畧發議論。尤覺波

瀾老成。

○○重興延陵書院記

常州爲古延陵地吳季子所封邑故郡縣季子祠廟
最多舊誌有延陵書院故址不可攷蓋其廢而不興
者不知幾百年矣歲辛亥郡太守駱公鍾麟慨然以
風教爲已任有意興復之而延陵裔孫武進諸生發
祥鬻產以謀建造於是就郡城雙桂里季子祠西偏
之廢址創復古延陵書院太守時與郡邑之大夫士
講學其中未幾太守以憂去而新太守紀公堯典復
振興其事講習如舊時常州爲古今人文之藪倡明

道學者代有其人書院之設自南宋周伯悅先生至明孫文介張清惠凡四五建至於今廢墜者數十年一旦得賢有司起而舉之常之大夫士觀感興起

彬彬乎道德之林矣書院凡爲廡爲堂爲室若干區地廣若干畝作於某歲月落成于某歲月發祥竭力經營之宜興邵贊協圖之禧來客茲土得交常之賢人君子而不以禧爲不文命爲記勒諸石禧固謝不獲于是拜手而言曰魯孔聖以學之不講爲吾憂而兌之大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

自

宋之小人以僞學誣君子始有講學之禁禧嘗以謂
講學之人有不盡出于君子者而攻講學之人則斷
未有不出于小人自宋以來可見矣然

漢唐之黨禍君子與小人相

攻也至雒蜀之黨分而君子與君子相攻矣雒蜀之
爭是君子之講學與君子之不講學者相攻也至朱
陸之黨分近日程朱陽明之說異而君子之講學與
講學者相攻矣朋黨之說千古一轍世愈降而趨愈
下嗚呼不有君子其流既抑又何所底也易曰殊塗

而同歸爲學者各有所得力之處要歸于聖賢之道而已是故弊有所必救則殷周損益雖聖人之制可以改其未善理有所合則諸子百家之言未嘗不可以發明聖人之經若執一自用是此非彼始以相長之義而成相勝之氣以徑路之殊成門戶之異則已之偏私膠固與小人之怙勢專利者其間不能以寸顧哢哢然曰吾講聖人之學者也是何異于之楚而北其轍手格父母而口誦孝經哉吾知諸君子之必不出于是也夫正其身以率物處其心以

受人將天下之伎求自消况一堂之上乎禧庸
劣于講學之堂不足供糞除之役今因諸君子之請
而妄述所聞于師友者以附記事之後是雖不能
辭道聽塗說之罪或庶幾備矇眊之箴頌云爾是爲
記

楊組玉曰敘興復始末處詳而簡論古今同
異處全歸責于君子之正已平心是大有功
聖學之文

陳椒峰曰予嘗語水叔吾輩作文苟無關於

世教可以不作雖遇極閒冷題猶將借以發
吾胸中所欲言況題位本與世教相關者乎
此文敘理學淵源興廢精當明確立身處世
之道皆可于此取法豈直文字之老潔爲不
可及哉

○○吾廬飲酒記

吾廬左瞰三巘峰前俯石閣開門羣山來几案主人
坐而延之是於月夜惟良丁未仲春月望同新城涂
宜振家伯子季子諸子世傑宜振從孫尚緯夜飲前
楹月益明遠山四周塹若堤岸烟月沈浸空濛下視
閣頂若巨石噴吼立澄波中時諸人馮闌相對寂寥
無聲彭躬菴負杖獨來悠然若遊魚出于水際余顧
彭子曰樂乎彭子漫應日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諸人
乃大笑皆曰良會不易得更索酒飲盡歡久之聞

噉中兒啼聲淒淒然若杜宇鳴夜半於是宜振病新
愈明日復病雨沈沈不休天霽而余同二涂之新城
江玉仲日縹緲恍惚光景不窮

兄善伯日一結寓消息剝復悲樂無數大理較坡
公呼蟒一粟有盡有主等語更爲含蓄

○皆春堂記

禮曰盛德在木。于時爲春。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人之術莫生于醫。良醫之術能生人。庸醫之心亦未嘗肯殺人。庸醫無殺人之心。而殺人。是以春行秋令者也。范文正公從相者問爲宰相對曰不能則問爲良醫。宰相而下六卿九牧赫赫尊遂者甚多。舍是不問而問醫。然而得其術者蓋罕矣。世傳天醫之星臨京口。京口何元澄精醫術。洪熙初授太醫。不就。時三楊各書一字。榜其廳事曰皆春堂。元澄裔孫嗣東良醫。

也弟子薛東儀得其術東儀少習儒書能詩近更好
禪學予嘗戲謂東儀曰禪尚寂滅而醫以生人爲本
子之學得無相背東儀方思有以對予笑曰無傷也
西方之書不云乎佛視衆生如一子地子以一子地
之心行生人之術是真良醫也已東儀不怠其師因
邇而上之仍皆春梅其堂西方有樂園四時如春其
木秋冬不凋落竊謂此上也當使世之醫良于心與
術者往而居之東儀其或庶幾乎

兄善伯曰語多巧發然能不俗

○○白渡汎舟記

丁巳四月予訪蕭子孟昉於白渡舍龍眠陳子之室
門臨清溪平坡曼衍綠草延緣洲渚迴間黃犢鳥犍
散牧其間或嗜或飲或寢或奔隔岸有高樹斷林屋
瓦上下隱隱見大江遠山黛橫平截天末予甚樂之
獨恨未有亭閣足游憩五月八日晴天無雲江水倒
入浸灌坡陀綠頂微出明日大漲東西瀾漫勢合大
江極目所周不下十里五抱之樹叢篠簞蔓植半水
中孟昉方營滕寓予薄莫過之登黛橫樓以觀漲水

周虎落樓在中央。孟昉曰：月出風微，與子汎舟乎？
大喜。於是牽野航，懸躡板而坐，浮乎中流，波平如絢。
人影在江。子謂孟昉曰：吾性翫花月，觸緒紛來，不能
自定。唯臨流水，則忘憂。孟昉曰：人生適意爲樂耳。苟
能自樂，何往非水？吾明年六十，其何不自解天之發？
爲？詩曰：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
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時同汎者孟昉二子從清從沛。
弟子從泓妹壻陳子則象白、水僧寂聞。孟昉乃指二
子而謂子曰：詩所謂他人匪他，此卽是也。人苦樂不

相代如食木果甜酸自知耳。旣夜舟子迴船鼓柁子扣舷而歌曰。山杳靄兮月霏微。水澹澹兮吾何之。洞庭無風兮彭蠡不波。波叶吾徜徉兮風吹衣。

蕭孟昉曰。寫景處有難画之工。無一筆依倚赤壁而旨益高妙。歌寓意自淡。但覺瀟灑出塵耳。

○○龍髯記上

海外之國有龍髯焉。燥而裂之，無異於赫蹏埃垢之
可浴而解也。則反其故矣。食之以墨，則不變其類。有
二哲若茶者曰：白髯，微土色；曰黃髯，人或得之以罨
畫爲質劑焉。魏子見而嘆曰：噫！此懷不龜手之藥而
泔泔洗者也。嘗爲之極其用水。行則有滅波洒洒飲
藥之能。陸行則有塗附烟幕丹浮褚衣之變。陸行則
資水。水行則不資。陸聞之，古人蓋刳股以濟矣。何其
酷而不再也。由斯以稱草木之滋，不可常。東房伯子

之圖遺其則則交失亂其端則交得或斯疑焉則斯
悟焉匪其賢矣龍髯之名余不知其何名信南山之
五章曰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管髯脂也或曰
龍脂塗之

○○○龍骨記下

龍骨之用廣而多變不可以不記故隱約其文俾明
智之士苟獲是物自悟而自用之得意者忘言可也
夫水行貴黃骨陸行則二骨並宜水行尚漚酒陸行
之尚小者丹浮大者褚衣而褚衣爲尤神水行之用
懷以金石衣其產而紘之則壽三倍矣塗附之用水
飲而搏烟幕丹浮脂食而滅其疆則出入自得矣褚
衣之用陽以黜色陰以文章左右相以其類而他族
交其四垣則白日游止入羣不亂極乎中庸矣烟幕

丹浮之用。面表而無裏。褚衣之用。再表而再裏。無裏之用。噓以元氣。再裏之用。周以游刃。然七用各因其時。不可偏廢。是以並著之篇。引伸觸類。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嗚呼。吾甚痛乎。古今忠臣義士之脫衣帶而膏鈇質者也。

○○文木屏記

余客橫溪得文木之屏三一方九寸攢鼠積嶂岩壑百狀夾山之間瀑布潰下注而復瀉波激沫起迴薄句流於無際屏陰亦然文皆隆起山水之皴可捫而得也一方六寸空濛中見羅漢騎獅子頭目口耳鼻須眉卷髮毛尾畢具一峰再成有大鳥翔起展翅垂尾眼珠頸歷歷句向朝陽而鳴若丹山鳳翥高七寸廣視高減七之三加一之六也狀層巒飛瀑及鳳翥者得版於橫溪文學孔生家羅漢獅者友人貽槃

一枚予察其異命工截之製爲屏橫溪肝新城之西鄉也地連閩閩多產此木然文必數百歲合抱之得人五六手異者山水人獸龍鳳雨雲花樹螺蛤奇怪一一如寫竊嘆天地至文不假雕琢自然變化旣生樟栢松杉爲人上棟下宇棖楠構櫨以安其身而娛耳目悅心志之物遑遑錯生其間天地之于人亦至矣閩山中人利其木炭堅每伐以爲薪或爲屋壁脚槽圍之屢工云木皮一二尺許白無文其美在中故人不易識解木心者四面橫斜曲直鋸之錯節根盤

處文最奇密工雜作槃榼筆斗硯匣厨床几几或長丈廣尺二寸以上粵東花梨滇櫻木皆文不及孔生雅好之嘗求木數百里外鳩工作而市故器盛於新城而橫溪工爲能新城人呼曰花木余客五載購之衆獨此三版爲絕也桐城方太史云卽紅豆樹所謂相思木是也一云鵲鵲木一云鷄翅木皆以其文似之故名近有司誅求甚盛工頗失業閩界木亦垂盡云。

彭躬庵曰寄托淡而無跡尤妙能脫去韓柳

○○宛臯記

余初游秦郵見黃黃山問所與游何人黃山曰李子
以氣矜聞淮左折簡致之相見於南樓余遽返邗上
明年再至始報謁經西城之隅屋瓦漸稀林木疏圃
雜藝如方郢廼渡長渠徑小隄高下垂柳望之隱見
若有亭榭則廣池演漾渠甃社之水東環而瀦之於
是架板橋左右偏衡木折而迤於門垂堂則池水再
絕躡板如馮几以延西除倚檻而立漚漚然澄澄然
亭榭浮於水際余顧而樂之忘返也李子曰吾之新

有斯堂也其爲我名之予曰堂中隆四面水周爾雅
曰宛中宛丘郭景純曰中央隆高故曰丘上有丘爲
宛丘斯堂也不丘而臯臯於水若丘加堂焉丘有丘
矣名之曰宛臯詩曰宛在水中央思伊人也李子二
十年汲汲若不自釋者誰思乎

李于庭曰班剝與秀柳子厚復出于世

○看竹圖記

余性愛桃花與竹所居勺庭在翠微千仞中環庭樹
桃右岡種大竹然僅百餘个十九歲後每令人畫像
悉不工最後命戴生畫看竹圖戴生名蒼字葭湄西
陵人寫人婉婉如生筆文秀絕天下矣辛亥冬相遇
於揚州予方毀服急裝而戴生爲予寫山居像冠一
幅布衣方領寬博前後修竹萬竿清溪帶其下曳杖
躡履獨行而容與予亦自驚爲絕似也色微皙然在
山中時恒如是衣領右弛見胸尤得神解不知戴生

何自得之。予自分固陋。生平于所作詩文。于生日。于
出山還山。卽不敢乞人一言于畫像。亦然。壬子秋。將
歸。勺庭念友不能盡交。人情物務不能盡閱。識誦杜
甫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慨然太息。將復閉戶不
出。獨知交中懷道執義。古之忠孝者。先進後進。咸有
其人。終焉離隔。不無恨恨于心。乃以圖尾紙。請留筆
墨。古者賦詩見志。不必自作。諸君子自三百篇下。放
漢魏樂府而止。或取義比似。或意托規勉。選意寓書
又。或工繪事。一作山水草木物器之形。亦足資教戒。

也夫詞乃徵古物取通義言近指遠庶幾無惡云爾
閏七月望日易堂魏禧自記時年四十有九

○○有懷草堂記

凌子蔚侯取小宛首章之義題其草堂曰有懷。謁予爲記。凌子曰：草堂去廣陵城五十里，在橋墅之南。先君子實經始之，未成而卒。已而先母又見背。吾之登斯堂也，如見二人焉。懼夫久而漸忘也，乃以是名其堂。嗚呼！孝子之於親，見其書冊杯棬，仰其榱桷，俯其几筵，莫不惻然有傷於其心。而况始其勤，未享其成。凌子之言，古孝子之志也。當是時，西南變起，風聲及大江南北。天下益多故。君子以凌子有握粟出卜，集

木履水之戒。欲慎守其身。以無忝其所生。不獨杯棬
榱桷之感也。諸葛武侯曰。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
達於諸侯。蓋亦慎之至矣。然卒觀其所就。夫豈苟全
性命者所爲哉。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
父母孝之終也。吾聞謝文靖公鎮廣陵。旣築埭邵伯
爲民贍水患。復置七墅爲公餘游眺之所。今橋墅其
一也。文靖當東晉時。京室阨危。日緩帶高屐。泊然不
加喜戚於其心。若優游以終身者。旣而淮淝功成。處
分早定。於晉室有再造之力。然子居其地。學古賦詩。

得母思其人且小宛之三章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
螟蛉有子蝶贏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其四章曰
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蓋深悲
乎時之過中惧教誨之無似有陶士行致力中原惜
分陰之志焉昔人謂士行結納賢豪興復東晉爲不
忘其母之教以至此嗚呼此善于言懷者也余故廣
凌子之意而爲之記且以告孝子之不忘其親者

楊蘭佩曰平正題目却發如許議論如層樓層層
憑空構架然皆在本題情事生出要歸平正故爲

魏叔子文集

卷十

難到

○○○重建平山堂記

平山堂距揚州城西北五里許宋歐陽文忠公所建
公守郡時當慶曆末天下太平公治尚寬簡故獲興
是役與賓僚飲酒賦詩其中今六百餘年廢興不一
至於蕩爲榛蕪盜據爲浮屠而其地以公故益名於
天下登臨者慨然有峴首之思焉揚州古稱名勝然
絕少山林丘壑之美城以內惟康山一阜頗三面見
邗水外則平山堂望江南諸山最暢康山旣屋而平
山堂又久廢矣自堂建後揚州數遭兵禍至紹定初

歷一百八十有二年而李全之亂猶置酒高會於平
山堂豈斯堂倖免兵火抑燬廢復有賢者修舉之耶
今觀察金公前守斯郡政旣成慨先賢之不祀郡之
最勝地久廢與鄉大夫汪君蛟門謀廓然新作之不
以一錢會諸民五旬而堂成有堂有臺其後有樓翼
然以祀文忠公軒敞鉅麗吐納萬景視文忠當日
不知何如

而觀察公化民善俗之意亦因可以推見

蓋揚俗五方雜處魚鹽錢刀之所輳仕宦豪強所僑
寄故其民多嗜利好晏游徵歌逐妓衺衣媮食以相
誇耀非其甚賢者則不復以文物爲意公旣修舉廢
墜時與士大夫過賓飲酒賦詩使夫人耳而目之者
皆欣然有山川文物之慕家吟而戶誦以文章風雅
之道漸易其錢刀咀儉之氣

而揚土洿曼平衍惟此山差高
足用武之地公建堂其上又習以俎豆之事抑將以
文事靖兵氣焉公名鎮字長真浙之山陰人丁巳仲

秋余客揚州公適自江南來攝鹽法乃停車騎步趾
委巷而揖余以記見屬余惟康山以康公海得名平
山堂以歐陽公名天下嗟乎地以人重公其自此遠
矣

黃仙裳曰紆徐逸宕歐陽子之文也長真先生得
之擊節報書云當日廬陵構此竟未作記而東坡
諸公何以亦無文紀其事不獲比于醉翁豐樂得
先生大文補此缺陷不獨山靈生色併有光昔賢
多矣附誌此以爲一則佳話

汪蛟門曰歐陽公建堂當太平無事之日金觀察
修復直兵戈屢廢之餘前後相映自是有情文中
大關鍵在化民善俗立論得體而波瀾跌宕回折
多姿尤見用筆之妙

〇〇洪武四年會試錄記

嗚呼。此洪武四年會試錄。國家養士。三百年所自始者。也不。四十年。有遜國之變。忠臣義士。趨死如歸。其後。雖以靖難之參夷議禮之誅斥逆奄之摧折而甲申以還。天下縉紳之士。窮岩草衣。捐身執節。以自獻於先王者。不可勝數。謂非聖祖養士之報其能然哉。是錄崇禎時興化李公爲吏科給事。得於垣中壬子夏。禱謁李公。伏出見示。按考試官四人。詹同宋濂原本其一。則前貢士鮑恂也。以元貢士儼然與本

朝學士並列考官而兵部主事許方僅主彌封翰林院編修唐肅主對讀意當時恂有文名徵授學士不就故特命同主試事而不以加於郎官史臣爲嫌耶其題先五經次四書疑共二首爲第一場論詔表各一爲第二場策一爲第三場是科中式者一百二十人江西凡二十七人吉安得十一焉吉安科名盛於宋及元多誠子孫不仕至明又盛自此科名甲天下吾邑有管貞者亦中一百十名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下里小邑與有榮幸而九十七名金澤則高麗人

也。聖祖用人之無方，取士之法，並見於此。禘又按
洪武十七年始定三年大比之法，前此時舉時罷而
三途並用，洪宣間以薦辟吏員至大官者尚不乏人，
蓋不專以科目取士，故得人爲盛。中葉以來至于末
造，士非科目不進，科舉之文益迂疎浮濫，不足用爲
人，並售禍及國家。此禘捧卷太息而不勝權輿之感
焉。李公名清宇，映碧古所謂不愧科名者，宜其實而
藏之，歷患難播遷不敢失墜也，與。

宗子發日記述中各帶議論而前段推崇養士之

報末段補論取士之弊皆極關係交字

○○陳澹仙先生像記

丁巳十月五日夜禱與泰州黃雲會飲追及甲申三月十九日事因道聞報時禱與先徵君痛哭幾氣絕雲通咽然長嘆淚流被面哭哽咽不能止令座歎獻謂黃子天性忠孝久而不忘若此雲曰此

陳先生之教也先生知泰州多善政雲弱冠受國士知每身造廬或下榻信宿數勉雲以忠孝雲驚下終身不敢忘國變先生守義係佐以死雲家有桐引木

主祀先生配以師友 賢者

又使畫工

畫先生像凡出

千里必偕禱敬請瞻視豐順

廣額鬢須眉儀觀俊偉眉端微愁色佩劍而獨行先生嘉興桐鄉人名素字澹仙崇禎癸酉甲戌以春秋魁多士既用泰州治行行取入觀朝議以賢能吏補危疆得冀州甲申京師陷先生義不辱懷州甲南遁日哭泣疽發背幾死佯狂棄家變姓名教授上海縣之窮鄉有客過先生坐甫定而鐵騎五百圍村塾僉縛去客死先生繫獄一年出猶破家結客卒憂憤死方先生繫獄雲開破產赴之營救萬端東粵高僧祖

心謂人曰黃君誠至直令白虹貫日必辦事無疑也
先生善詩獄中有喜黃仙裳見過七言律詩甚悲壯
頓施之年有感懷五言古詩二十首禱獲見其手書
貽雲卷筆法蒼挺如對忠臣義士後學寧都魏禧敬
書

楊友石曰法度嚴峭而筆力蒼挺文亦有忠臣義
士氣象

附錄

予嘗取史記內程嬰公孫杵臼之左傳皆事相
左而名不見乃以此愈知太史公立言之妙也筆

端所組織能從無幻有然未若從死起生難謂幻
有僅從空結構而起死須從實開發也若魏叔子
所作陳澹仙像記其幾乎故事旌心言必核實能
使不祿有年之澹仙如聞憤歎如聆噫鳴雖死而
生何殊而總以一言蔽之曰有本意澹仙君臣之
義其篤矣乎故能以一點種子傳之門下士而黃
仙裳其首或被產救厄或乞言開幽仙裳師弟之
義其篤矣乎雖然亦有本今詳閱叔子像記謂仙
裳與叔子談及三月十九之變猶感咽如新噫仙
裳君臣之義其尤篤矣乎夫能先識乎其大而師
弟可知已雖然非叔子文筆之妙誰傳其師若弟
者故吾重其文而因重其人且重其人而愈重其
文興化李清映碧氏跋

○○○楊仲子躬耕圖記

有爲楊仲子作躬耕圖者野冠草服坐石上原田每
每土瓜草芽童子驅牛而過板橋

耕當有耦

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獨坐石上何爲古

躬耕最上空桑氏次如南陽皆不聞有耦耕人空桑

古遠不可考南陽友如崔州平徐元直輩何不使衡

宇相望耰鋤後先吾廼知草廬對昭烈語識時務甚
熟彼不出戶庭抱膝人何由得之蓋其友出入四方

交世奇士采時聞有以詔斯人也然則偕其友耦耕
必絕意世務忱冥不反如沮溺者非然者則必不使
其友共爲老農與牛犢牧豎對仲子是圖其有意師
古人抑偶烟波情况然爲之吾姑記之問世之知耕者

胡心仲曰從一耦字生如許妙論文之伸縮矯如
游龍末又作閒閒收住此躊躇滿志之技也

高念祖曰杜工部題畫尺幅應須論萬里可以舉
似斯文

○○○十二硯齋記

汪舍人客京師夢得十二硯因以名其寓室他日問
於魏子曰是夢也爲致耶爲咸陟耶魏子曰致也子
好文章日親事筆硯然而入廣殿遂取以歸者咸陟
也夫夢惟咸陟惟有兆故曰無心之感致也者弗應
也舍人曰應之奈何魏子曰今夫文章有律呂之聲
焉有春夏秋冬之氣焉皆十二之數聲盡乎陰陽氣
備乎四時則其變化不可勝竅矣夫日數窮於十子
又加二焉是以配而益多生而無窮此文之法也舍

人曰於硯奈何。魏子曰：古人志之矣。唐庚曰：筆銳也，硯鈍也，墨動也，硯靜也。夫文章之道，多銳者易折，善動者易流，故必運動於靜，藏銳於鈍。此聖人之愚色。書法所謂如畫沙、如印泥者也。此文章之法也。子之文其歸於是矣乎？舍人曰：惡然，而吾謹志之矣。舍人名懋麟，字季角，以文章名天下。天下名士稱曰江都汪蛟門。

杜于皇曰：以十二與硯硬作兩段，而文極與衍變化，亦所謂運動於靜，藏銳於鈍者。

○○歙吳道行仙源橋墳山碑記

歙縣吳君道行僑居揚州欲長子孫聚族于斯土遂
買山爲壽藏先葬其元配方氏而虛其左爲百歲之
室時子客揚乃介連子旦菴謁予記之道行曰吾聞
葬者藏也世之人惑風水之說有屢遷其祖父求富
貴者矣願子明示吾子孫也予按是山故揚州吳氏
墳地在仙源橋東北不及一里環山有松柏林材揚
吳氏因葬師言是地不宜貴人遂更卜地遷去穴爲
荒墟仙源橋圯道行出財首倡修之常過其處愛其

風景遂買諸揚吳氏時吳氏墓遷二年矣予謂道行
曰君得母以前事爲鑒耶夫葬者藏也藏也者使人
之弗得見也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子有德
故錫之以福天罰有罪故報以禍使富貴貧賤而一
聽于地則天爲無權是爲臣而擅君之威福爲妻而
叱雞司晨者也是故君子弗道夫以不可知之富貴
予其親以剗掘播蕩之禍甚至齧髀狼戾玩弄于匠
隸之手而謂其祖父猶蔭庇之天遂徇地之權而富
貴之有是理乎古者未有遷葬之說唯王季墓潞水

嚙而前和見乃始改葬昔晉惠公以太子之禮改葬申生臭達于墻外申生書見狐突曰夷吾無禮吾得請于帝而罰之矣申生自經新城其葬也以罪必有極夫鹵莽而不堪者易以太子禮意豈爲惡申生然且以無禮訴之况私謀其身之富貴然則人非萬不得已而遷葬其爲祖父所譴責也明矣道行好行善諸利濟人事達達出財力襄之故老而舉子子孫當有賢者吾懼乎其後惑于葬師欲多于前功失葬藏之義故爲是說告之若夫不肖者鬻祖父之墓而享

其財貪人之地利以貨取其子孫則天地鬼神所共
罰。極固不必爲好善者之後人戒也道行以是記勒
石墓道並載山券碑陰使子孫觀覽焉

湯映台曰痛發遷葬之非足以曉愚警俗而文氣
疏暢而篤切

○○揚州天妃宮碑記

廣陵驛河之東有天妃元君廟歛人程君有容所特
建也揚州古無祀天妃者相傳明中葉閩估客泛海
遇颶風舟落大洋衆饑渴欲死仰見空際有神女見
知爲天妃也羣泣拜而跡之至絕島多奇花卉有鳥
卵五色布散崖谷間衆拾而吞之得不死客曰是必
有故相追尋一里許得像石崖中與所見神女畧同
衆相率拜謝遂奉以登舟像質沈香脰拇骨節運動
如生人像登風作舟達故處後過廣陵舟忽重百人

牽○紼○繚○許○邪○助○之○膠○不○進○乃○以○筵○簞○卜○于○神○曰○神○其○
樂○此○乎○許○之○于○是○醵○金○造○宮○于○邗○水○之○上○嘉○靖○七○年○
宮○改○權○部○署○移○神○像○萬○安○宮○樓○側○揚○之○人○不○知○有○天○
妃○者○百○六○十○餘○年○矣○程○君○歛○人○而○僑○家○廣○陵○娶○婦○十○
年○始○生○子○生○輒○以○痘○殤○其○後○二○子○痘○復○危○程○君○夢○神○
女○臨○其○家○侍○衛○都○盛○如○王○后○異○香○滿○空○庭○宇○生○光○明○
心○意○爲○天○妃○也○夫○婦○叩○首○泣○乞○活○二○兒○神○命○牽○視○之○
嘆○曰○不○可○活○矣○我○將○爲○汝○定○回○關○丁○後○當○無○恙○且○多○
男○子○程○君○哭○而○醒○蓋○天○妃○主○江○海○兼○攝○痘○事○及○人○祈○

子嗣甚靈應已二見並殤年三十三更舉子凡七八人皆長大如神言程君念神大德無以報一日過萬安宮見故像如夢中乃大驚將卜宮後址祀天妃其友閔君世璋曰不可萬安宮祀火神而天妃水神也子生尅義不宜宜水次程君于是卜廣陵驛之河東廢地特建宮下臨邗水漕運鹽艫百貨之舟日夜過不絕而門而廡而殿而閣煌煌翼翼垣墉緻密庖湏潔清故像旣飾復束木附塗爲冠裳朝天之儀巍然高博則皆程君所以報享于神者也費凡千金程君

身董工作而閔君亦效百餘金黃君朝美相與鼓舞
出金贊其事遂經始于丙午四月至八月落成葺非
獨以酬程君之至心而南北舟楫來往者皆有所祈
報以無恐程君之功爲不可誣矣按神閩之莆田人
興化志載五代閩王時都巡簡林公愿第六女歿而
爲神賜號天妃而橐城倪中天妃廟記則云神生宋
元祐八年一云太平興國四年神生有靈異幼通悟
秘法預知休咎比筭不字能乘席渡海御雲以游島
嶼衆呼爲龍女雍熙四年上昇或云景德三年或云

紹興乙丑八月六日間空中樂聲氤氲有絳雲若乘
白天而下神乘之上昇是後常衣朱衣飛翻海上里
人祠之數說者未知孰是然考宋世神凡十四益封
明永樂嘉靖間屢著神異晉封奉祠而夫人之游江
海及水旱疾疫每祈輒應若程君之事不一而足則
其爲有功德于民而可列諸祀典無疑也揚邗江雖
小然去淮海近淮故有天妃閭凡濱海之民與享神
功揚之立廟固宜程君克舉曠祀功在不祧獨神語
所謂回關丁者終不可曉世之博雅君子必有能知

者諸善士出財力及木石瓦甃金漆之費別有簿

王築夫曰文分三大段首段敘神像所由來中段
敘程君感夢建宮末段敘神之本末却將神許多
靈異都歸到程君建宮之功是最有法度文字而
造辭古雅尤見筆力

○○○重建法海寺記

揚州平山未至一里許有法海寺入題妙已李動一高府志載寺創于元

至元明初重建之增修于正統寺址水周四面形如蓮花後有土埂脉自三山迤邐而來穿水以接於址若莖然游平山者舟必過寺橋春秋之日畫舫蕭鼓無虛時盛夏蓮開士女游眺瞻禮不絕鼎革後寺日圯僧撤梁木椽瓦露佛以募于衆數年不就諸佛久雨立游人趨而過之心怛然莫爲之所者歟人程君有容善士也夜夢入大屋前後門閉不得出甚惶懼

顧見諸神顛仆敗塲中泥落。冀見後有狹室。疊臥神像無數。頭足形不具。節支分。程君旁顧。無一人慘怖。益甚。遽叩頭祝曰。願我得出。必修此。已出門。見河水。遂寤。他日與閔君世璋述之。閔君曰。出門見河。其法海寺乎。是寺廢有年。神其以煩君也。程君過法海。則一一如夢所見。乙卯春。君廼謀于祥光和尚。自出四百金。倡建閔君先後亦四百金。大殿既啓。會得五臺僧洪舟所募五大士像。復建高閣殿後。奉之而吳君自亮出金二百五十席。君上珍二百金。身董役作。

吏科給事李公宗孔暨黃君朝美等並宣力襄事凡
幾月而告成殿高幾丈幾尺廣幾丈深幾楹佛諸天
羅漢像皆塗以赤金丹牒其座閣高逾殿廣稱之於
是游平山者必登法海皆誦程君功德往吾與親知
論建一發大議論或須有轉捩救應之妙造寺觀之說儒者闢二氏不可通于衆人然創
新之不如修故也甚矣三教之說不同其欲利人
濟物則聖賢仙佛無不同者故佈施者崇大觀寺多
雕塑仙佛不若以施窮苦無告之人賑饑救溺諸急
難蓋仙佛之宮遍天下不必更增一宮像遍天下不

必更多一像。夫移廟像之財以利濟人物。此固仙佛之至心。雖然。因其舊所有修其圯壞而新之。則有說。神明之人生而好修。當世所謂賢者也。或助王化所不及。或功德加于民。前之人既像而宮之矣。至于傾圯糜爛。如程君夜之所夢。日之所見。雖聞者不勝其惻怛。夫聽訟之樹。弗忍翦伐。壟上之草木。禁樵採而况親貌其像。庇其貌之宮乎。程君數感異夢。一見于天妃。一見于法海。夫天妃無宮。故不嫌特建。法海因舊所有。是皆能敬鬼神而無妨于民義者。予故並因。

其請不辭而爲之記。

楊青臣曰敘致峭拔處極似柳州其閑肆處極似
眉山而議論正大尤堪持世。凡作修寺觀文不
極推贊便失作記之意一味推贊又非儒者之言
先生文一曰利人濟物一曰無妨民義是於揚善
中能不失儒者本指

李梅隱曰寺像荒敗不從實處敘而於夢中一一
描寫此古人脫換之法也

○○○重修金精山碑記

金精洞漢女張麗英飛昇後其名勝聞天下寧都固

僻縣然以金精顯不、可、不、修仙女廟漢魏來宜有之可考在唐

宋迄明興廢之故具載弘治中邑人黎瑤碑記崇禎

甲申之變予僑家金精峯頂而數百年之木松杉修

竹爲勢家翦伐已盡殿宇日就傾圯道人卞醇不忘前功醇與

吾友李咸齋彭天若倡修之未二十年瀑水敗殿東

角樓亦就圯歲戊午吾門人楊御李授徒洞中慨然

感之與主僧倡衆修舉加丹牖焉請記于予蓋自宋

以上唯祀仙女徽宗時以祈雨有應賜號靈泉普應
真人至洪武初改祭山神洞外雙石下春秋行祈報
禮爲祀典之正予則謂仙女守貞不字與古之高士
逸民同李咸齋又以爲神仙無不忠孝衡山首弑義
帝女故疾之豈以悅已容哉固足以愧夫苟且榮祿
與夫終南之徒以隱逸爲仕宦者廟而祀之夫誰不
宜自洞迤西北奇石四十里拔地倚天其巖巒之最
名者十二峰皆金精地代多隱君子結廬其中不獨
衷愉不事二姓也其亦仙女之遺風與洞中大殿奉

指第○用○意○妙○

○

○

結題與中論議一說不無

道家三清像傍小屋爲仙女祠按舊志洞外有陽靈
觀御書諸樓自弘治時已無有後之君子倘有好事
爲興復者當從三清像于外觀而以洞中正殿特祀
仙女云戊午五月邑人魏禧撰

黃俞卽曰叙議雜出如巖壑起伏雲烟出沒用意
處最爲高渾也

○○崇禎皇帝御書記

己未九月禔就醫泰和過顓會捉船不得行卧故賈
將軍季公子重儀所偶論古帝王工書法實天縱非
人力也重儀因言吾家藏有崇禎 皇帝御書蓋先

將軍舉葬楊文正公公子以是報云公官翰林院時

所賜禔敬請瞻仰免冠叩頭展視草書唐人句當軒

半落天河水遶徑全低月樹枝十四字上朱璽崇禎

之寶璽上押帝字大如錢所書詩字大五寸許

筆法遒勁秀好煥然天章皇恐悽愴者久之禔往見

御書松風水月及賜督師楊嗣昌詩皆墨刻又於楊州興化李廷尉清所見御書所批考選卷面科九二

小字並未足方是書時天下多故

○附○中○洗○發○正○皇帝彌精求治

宵衣旰食惟日不給而以其間精藝事如此非天縱

聰明其孰能之禧因顧重儀當珍藏爲世世子孫寶

勿謂得之易也

附錄

文正公諱廷麟清江人初乙酉公將

入閩過贛見虔督萬公元吉獨支巖城遂以義師畱

贛辦軍事丙戌十月城破公死青水塘池中時遼東

賈將軍熊爲右軍有部丁獻佩刀者刀鐔及室皆黃

金飾將軍曰此必非常人親馳往視屍識者曰此楊閭部也將軍惻然曰忠臣固無彼此迺召部画工寫其像趣匠以四門扇爲棺瘞之西門外河上他日將軍鎮寧都建牙禧故宅邀相見道此事禧公門下士也辛卯四月請於將軍將改葬將軍命故瘞者從禧往率鋏鉏七八人之河上凡發土十餘處不得蓋金王之變營西郊塚墓皆夷不識其故處也禧旣希到賴亦不復聞問頃重儀乃言庚戌歲公公子來求屍得之將軍爲改葬立墓碑致祭成禮葬後十年其家

人無有至者重儀使人道禱往道迷久而後得之拜
伏不勝鳴咽願○盼○上○段○却○不○實○者○筆○豈與國休戚荒塚蔓草蕪穢不治公固
當有是與墓臨西河上在楊梅渡灘兒下楊秀亭即
大靈王廟右百步禱兩求公墓皆有詩在別錄

杜于皇曰文劃然分兩截上半記御書下半追附
葬文正事却是所以得見御書之故又不明白縮
結只用重儀上下照拂斷而實連此左氏遺法也
文不作慷慨悲愴之狀但約畧數語悽惋不盡

○○半山寺記

蜀口洲渡小江而北行里許有古栢繞垣垣內廣地
二畝屋五分之一曰半山寺蓋洲歐陽氏介庵所爲
延僧奉佛香火處也先是介庵外父曾太常公名汝
召以華門地吉僑家焉實營荒土以樹以垣以門以
堂夏有涼軒冬有窰室臧獲尾廝倚垣而屋者數千
指太常沒塋其近麓附於域者造室鄭氏王氏鄭氏
之子諸生子冲久之太常子孫歸籍龍南而改塋太
常於泰和之祖塋既盡析其旁屋市之已又將市其

堂軒與地介庵聞而愴然曰悲乎傷哉太常公所經

營盡矣且此三塚者將安所托於是竭他資產買之

介庵又念是宅也以居室則荒讀書之堂則罕至皆

不可以久於是稍改制爲佛殿爲經堂爲僧徒寮爲

香積而延僧如石主之於其東堂祀太常公主及鄭

王氏子冲又以無後追祀外祖父沈公舅氏諸外兄

焉蓋鄭氏爲介庵親外母子冲不嗣王氏一女適顧

縣劉孝廉德藩介庵廼命世世子孫春秋掃墓並享

酌嗚呼人情莫不私厚其婦至婦死外家凌夷久而

不忘委曲以圖存之者則罕矣可不謂厚矣哉予嘗
讀禮怪夫人父母生女子鞠養教訓至於成人則爲
治裝具委而之他姓服他父母以三年喪然則妻父
母之於女夫恩亦至矣而其報妻父母喪纔五月何
其薄也及讀律則女夫之罵詈其妻父母者罪至重
而禮又有入宮諱妻父母之文乃知喪服之薄限於
降殺以兩之禮而律之罪重所以本人情之中而補
禮所不及昔陳涉當擾攘之際奮起爲雄身號王者
天下歸之如流水及以貴倨見婦翁長揖不拜而門

下豪傑去者強半然則加禮于妻之父母固古今天
理人情之中正而非可以私言也予已未冬客介庵
所同游半山因爲予道本末而屬之記以示後人初
形家言此地法當出紫衣人故太常特營居之今竟
爲佛舍居僧徒然則所謂紫衣者蓋緇衣也亦以徵
術家言不足盡信云

門人梁份曰議論好處易見須看敘事處頭緒最
多却井井無一繁筆而于太常及其子孫有許多
感歎處全不掀露此書家藏鋒法也

○○○觀行堂記

蔡子璣先以觀行名其堂取論語父沒觀其行之義請記于余余告璣先曰世之爲子孫誰不曰繼志曰述事哉考其所行與賢祖父若相背而馳焉者且爲常人之子孫難而易爲賢人之子孫易而難璣先不欲以虛志大言爲孝而思實見于其行其知之也審矣子之父抑庵公爲名進士有治行以恬退終推而上之子之王父二白公以死抗魏闖之黨以散僚出奇計平妖賊以郡守除大慙而格直指使者爲古名

臣所難爲又推而上之子之曾王父守塘公以匹夫躬至德然則子之行亦難矣哉且夫人有親沒既久而哭泣哀思不少輟者此不可不謂之孝子然泣血深墨者人子之情乃與其祖父何與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世所謂顯揚擢科名取大官富貴邀誥贈而已夫操莽不難以天子之禮樂享其先李林甫秦檜不難以宰相推封祖父然而指操莽林甫檜以命之則凡爲人子孫者不樂居而祖父有所不願故曰立身行道以顯父母璣先觀行之名

意取諸此。吾聞守塘公之爲匹夫也。鄰有兄弟爭產而訟。句仇不解者。公未明懷金數十兩入其兄之臥室。長跪于牀下。兄寤而驚。問曰。公何爲者。曰。子之弟有悔心矣。令我私進金以求田。勿爲人言也。兄喜諾。翼日又長跪其弟之牀下。曰。子之兄使吾道其悔。願以田。子勿終訟也。弟又喜久之。乃知守塘公所爲。兄弟相與抱頭而哭。遂相好如初。又聞歲除有貧士難衣食者。公手橐米與金暮扣其門。門將闢。委之去。嗚呼。守塘公。厚德若此。此古獨行君子之所未聞也。

是以克生二白公抑庵公以及于子之兄弟子兄弟
並少負才好文學樂交四方之賢士而鋒穎可畏于
二白公剛烈之風庶幾近之其將毋益務乎守塘公
之厚德矣乎易象曰觀我生觀民也人之觀子也衆
矣其先自觀始璣先賢者余故于其請盡言以告之
遂爲記

梅定九曰于三世重敘守塘公規勉婉篤使讀者
之情悠然而深

王璞庵曰偉論切論層見叠出妙有推就安頓卽

具見文字中經濟手也

施虹玉曰詳寫守塘公事筆筆如画亦是潛德所
宜表章與已登仕籍者不同而文之段落最古

屈翁山曰蔡氏先人之善不勝書只舉一二見意
此記體也然讀一二事令人想望無已是最善于
表章者

○○一硯齋記

吳子介茲以詩文游四方匣中有宋硯縱五寸衡半
之有幾高五分之一又加半焉形方有池無雕文質
厚而色理澤吳子甚寶之出入數千里不離側置諸
青溪讀書之樓則又以一硯名其齋或問之曰此祖
若父之遺畱歟吳子泫然曰變革以來居室化爲軍
營流離患難先世之手澤盡矣是硯也師友之所貽
吾奉之如先器焉蓋櫟園周公之被徵也公子雪客
懼覆巢之禍手是硯而謂吳子曰此吾父所藏弄愛

玩蔡中郎家書籍舉以與王公之孫是請屬之子矣
吳子拜手而受及公得白吳子奉硯歸公者再公不
可吳子於是再拜受而藏之公再甄再起至于卽世
吳子皆委身周旋其奉是硯也若奉公乃屬記於寧
都魏禧魏子曰嗟乎是誠一硯而已足矣雖然吾於
此得三道器之能久傳於世者必厚以重是曰先質
而後文不負於師友必仁孝之人也是曰情而義吳
子爲人靜質而好古是曰物以類從是爲記

汪舟次口格力高古得左氏深處